八角帽上的红五星

■贺捷生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，复兴之源

回到母亲的故乡张家界慈利县，热心的家乡领导和朋友们想我所想，在修葺一新的烈士陵园举办了一个庄重而又简朴的祭奠仪式，祭奠革命先烈们，包括我在80多年前牺牲的两个亲舅舅蹇先为和蹇先超。实话说，我此行最大的动力和愿望，正是虔诚地站在两个舅舅的墓碑前，向他们深深地鞠三个躬，再亲手给他们敬献一个花环。

那年春节期间因肺部出现阴影，大年初二我就住进了医院。49天后出院，医生反复叮嘱要好好静养。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母亲的故乡慈利来人了，说他们重修了烈士陵园，里面有我的两个舅舅蹇先为和蹇先超烈士的墓碑，希望我回去看一看。听见这话，我坐不住了。我对母亲的故乡人说，我去！

慈利县烈士陵园坐落在零阳镇南部的一座山冈上，由白帆一样两根修长的水泥柱组成的烈士纪念碑，像一支耀眼的箭射向苍穹。纪念碑左面的山坡上，310座仰天而卧的黑色大理石墓碑，层层叠叠地从山脚铺上山腰。远远看上去，一排排按统一规格的长廊和墓碑修筑的墓园，就像一排排书架，陈列着一部部浩气长存、肃穆而又厚重的典籍。莽莽苍苍的树木，从左右和上方三面簇拥着墓园，突出“青山有幸埋忠骨”这样一个深邃的主题。

同我父亲的故乡桑植一样，我母亲的故乡慈利，也是一片峥嵘的大地。我父亲贺龙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从事革命斗争长达8年，他带领长征的红二军团，就是以桑植和慈利为主的湘西子弟组成的。《慈利县志》记载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，慈利有6万人参加革命，5000多人参加红军，上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460名，其中在湘鄂西、湘鄂川黔斗争和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1091名。让我骄傲的是，在这1091名烈士中，就包括我的大舅蹇先为、小舅蹇先超。

面对烈士纪念碑的祭奠仪式举行完毕，慈利县委书记指着半山腰竖着的两幅分别写着“缅怀先烈爱国魂”“幸福不忘英雄史”的巨大标语牌，对我说：“将军大姐，您两个舅舅的墓碑就立在标语‘国魂’二字下面最高一层碑林里。从我们脚下攀到他们的墓碑前，有100多个台阶。您要上去吗？”

我说当然，我就是奔着两个舅舅来的，哪有来了不上去的道理？那天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，陡峭的水泥台阶被晒得滚烫滚烫。我爬了十几个台阶，汗水就像雨滴那样落下来。虽然我是被人们架着走、推着走的，两腿也止不住发软、发颤。记得我坐下来休息了3次，才终于攀到我两个舅舅静静斜卧着的两块黑色大理石墓碑前。

大舅蹇先为是慈利县较早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。1926年春，只有15岁的他被外公送去长沙兑泽中学读书，受比他年长11岁的同乡张一鸣影响，踊跃加入青年团，第二年转为共产党员。后来，在他的鼓动下，我母亲蹇先任也来到长沙兑泽中学读书，并由大舅介绍入团入党。1927年5月21日晚，长沙发生“马日事变”。担任交通员的大舅身份也暴露了，党组织通知他带领我母亲回乡暂避。

那时，我外公的生意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，在街上开了两个作坊和两家铺子，回到慈利的大舅理所当然做了家里的账房先生。实际上，大舅是利用家在城关镇的特殊条件，联络失散的党员，积极进行组织活动；同时以帮助外公经商为名，从他们的钱柜里筹措经费，上交给党组织。1927年10月，中共湖南省委派津市特支书记李立新夫妇来慈利恢复党组织活动，大舅从柜台提走一百块大洋，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交给这对夫妇。发现上百块大洋不知去向，外公严厉追问大舅钱的去处。大舅不回避，不躲闪，坦然对外公说，父亲，你老人家不是天天反对苛捐杂税、盘剥压榨吗？儿子从长沙回来，做的事就是和那些人过不去。

外公算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，听完大舅的话，还是吓了一跳。他默默地望着大舅，知道儿子参加了正在被国民党镇压的那个政党，然后拍拍他瘦弱的肩膀说，先为啊，你做的事既然于国有益，那就大胆去做吧，爹不拦你。但是，你应该知道，做这种事是要掉脑袋的，应该处处小心，步步小心。大舅点点头说，父亲放心，儿子会保护自己的。但我既然认定了这条路，就会走到底。

1928年春节前后，大舅和我母亲不辞而别，毅然投入到石门南乡年关暴动的行列中。驻防常德的国民党军逮捕杀害了17名共产党员，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“石门惨案”，大舅和我母亲不得不分开逃离县城。大舅后来到了桑鹤边界，参加了我父亲贺龙创建的红四军；我母亲则隐藏在相对平静的杉木桥镇舅舅家，继续发动群众，积蓄革命力量。

1929年8月25日，红四军占领慈利江垭，27日进驻杉木桥。在欢迎的人群中，大舅与我母亲意外相逢，姐弟俩喜出望外，久久拥抱在一起。从那以后，我母亲加入红军队伍，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，成了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；红军指战员们包括我父亲贺龙在内，亲切地称她“蹇先生”。

不过，从此来到我父亲贺龙身边的母亲，绝没有想到，自己在当年红军打下慈利县城后，便成了贺龙的夫人。6年后的1935年11月，啜饮着战争的血雨腥风，我出生了。

1931年春夏之交，已是湘鄂边红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大舅，调任鹤峰特委巡视员。次年6月，国民党军对苏区发动凶狠的第四次“围剿”，鹤峰县城落入敌人手里。大舅和中共鹤峰县委书记伍伯显在带领县委、县苏维埃机关转移途中，与一营敌军遭遇，队伍被冲散。他隐蔽在一个叫曹家沟的村子里，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，被杀害于鹤峰赤树坪枇杷树台，时年21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舅的遗骸被找到，迁葬于鹤峰县烈士陵园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禁悲从心来：大舅蹇先为毕竟还有掩埋尸骨的一个坟茔供亲人和后辈前来吊唁；而我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小舅蹇先超，却连一个土丘、一块墓碑都没有。

小舅蹇先超与幺姨蹇先佛是一块参加红军的。那是1934年12月26日，父亲贺龙和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主力部队与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胜利会师两个月后，第二次攻克慈利县城。父亲进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拜访我外公蹇承宴。

父亲问起家中境况，外公忍不住笑道：“女婿啊，先任、先为姐弟二人都跟你当了红军，丢下老四、老五两个，在家也待不住了。”意思是，我幺姨蹇先佛、小舅蹇先超也想参加红军。我父亲和几个红军将领忙不迭地点头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阿姨这时还跟我外公套起了近乎。她说陈老倌，你这话当真？可不能反悔啊！当时红军急需扩大队伍，我幺姨和小舅都是读过书的人，我幺姨还上过长沙衡粹女子艺术学校，能写会画，是红军紧缺的宣传鼓动人才，几个红军将领当然都欢迎我幺姨和小舅当红军。至于陈琮英阿姨和我外公套近乎，是想到我幺姨与素有红军才子之称的萧克将军天造地设，想给他们牵线搭桥。

嫁给父亲5年，跟着他从血里火里走来的母亲，听着外公又要把幺姨和小舅往红军队伍里送，忍不住躲出去哭了一场。因为我的大舅蹇先为此时已经牺牲两年了，连尸骨都不知道埋在哪里。母亲不晓得外公是否得到了大儿子的死讯，但听见他又要把幺姨和小舅送去当红军，她既为外公感到骄傲，又感到一种心痛。

小舅蹇先超只有15岁，还是一个孩子。经过短期医护常识培训，他到红二军团医院当了一名护士。长征出发前，他被调到卢冬生任师长的红二军团第四师野战医疗队任战地救护员。部队出湘西，穿云贵高原，一路喋血前行，他单薄的身影无数次在弹火纷飞中匍匐和穿梭，越来越成熟。

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红二、红六军团队伍里，有不少人与慈利蹇家有关。这支队伍的总指挥贺龙，是蹇家的二女婿；这支队伍的副总指挥萧克，是蹇家的幺女婿。跟随着这支队伍跋山涉水前进的，不仅有蹇家同胞三兄妹蹇先任、蹇先佛、蹇先超，还有蹇家刚出生和未面世的外孙女和外孙子。当时我作为蹇家的外孙女，生下来才18天，就被父母放在背篓里，背着去长征；而我的表弟萧堡生，此时仅仅作为一个小小的胚胎，孕育在我幺姨蹇先佛的肚子里。

长征有多么艰难困苦，我没有必要再形容了。有必要强调的是，我外公的蹇家，加上我父亲的贺家，两家参加长征的亲人，合起来达十几口，但即使都在同一支队伍里，也难得见一面，更谈不上受到特殊保护和照顾了。母亲三姐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，只能在遇到熟人时，相互捎个口信，或者写一张便条辗转带给对方。

1936年4月，红二军团以我小舅所在的红四师为先锋，要翻越海拔5396米的中甸雪山了。虽然部队及时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，但从长江以南的湘西走来的部队，谁也没有翻越西南大雪山的经历。想不到担负在雪中开路的红四师，在雪山上遇到了始料未及的严寒，行进中不少官兵因为疲倦、劳累和饥寒交迫，一坐下来就被冻僵了。

我母亲背着我于4月30日翻过中甸雪山。5月初，红二军团到达得荣县县城，红四师师长卢冬生专程找到我母亲，对她说：“先任同志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弟弟。我身为师长没有尽到职责，在过雪山时全师减员一百余人……我愿接受军团首长的处分。”

听说红四师过雪山时减员严重，母亲心里一沉，不由颤声问卢冬生：“卢师长，你就直说吧！是不是我弟弟也牺牲了？”卢冬生哽咽道：“是的，先超同志虽然年纪小，但他身为战地救护员，在雪山上跑前跑后救护战友，最后因体力不支，冻死在雪山顶上。”

听到这个结果，母亲久久无语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许多年后她对我说，我外公把幺姨和小舅交给红军，当然希望她这个当姐姐的能怎么把他们带出去，再怎么带回来。而她作为这支军队总指挥的妻子，也有能力保护年幼的弟弟妹妹。但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如果在艰难时刻护着自己的亲人，怎么把来自天南海北的官兵团结起来，带领他们去冲锋陷阵？因此，对于小舅的死，母亲虽然感到痛心、内疚，但她知道红军不分亲疏，必须冷静接受这一事实。她最大的遗憾是，小舅太小了，而且牺牲在雪山顶上，尸骨无存，连一抔土、一块碑石都没有！

也是许多年后，我以父母亲背着我长征的亲身经历，为解放军出版社写了以《远去的马蹄声》为题的大型绘本文字，特意请著名画家沈尧伊先生为我小舅画了一个坟墓：在苍凉的雪山上，小舅被埋在一个突兀的雪堆里，雪堆上压着一顶红军八角帽。我父亲牵着马，我母亲用背篓背着我，在猎猎风雪中，低着头，恋恋不舍地向小舅告别。画面表达了我对小舅蹇先超的深切怀念，希望80年前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小舅，有一个温暖的雪堆安息。雪堆上那顶有着红五星的八角帽，也算是他的墓碑吧。

在大舅蹇先为和小舅蹇先超牺牲80多年后，得知故乡慈利在新修烈士陵园的时候，为他们双双立了碑，让两兄弟的英灵穿过80年风雨沧桑，重新相聚，毗邻而居，我是多么激动和欣慰！

站在黑色大理石墓碑前，仰望“缅怀先烈爱国魂”那块巨幅标语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们这支军队诞生90多年了，新中国诞生也70多年了，当我们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高歌猛进时，谁都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初心，忘记那些为了今天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！
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，在家乡湘西的山林间，一队红军战士迎面走来。在那支年轻的队伍里，我似乎看到了两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孔。我急切地想要走上前看清楚，可转眼间他们就走远了，只有那一顶顶八角帽上的红五星在我心中闪闪发光……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风烟滚滚忆英雄

■温国良

1953年7月26日夜，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攻击轿岩山的战斗胜利结束了！27日早晨7点多钟，沿着我冲击部队经过的路线向主峰前进，我看到了敌人设置的一道道铁丝网、布雷区和深深的壕沟，被我炮兵摧毁后的障碍物散落在敌战壕周围。山上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，冒着黑烟。

在一片开阔地上，担架连的同志们把我军牺牲的烈士集中起来，一行行排列在一起，洁白的单子盖在他们身上。营、连干部正忙着清理每个烈士的遗物，逐一登记在阵亡战士的花名册上。

看到这种场面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哭了。我们默默地陪伴在烈士们的身旁，这些可爱的战友昨天还朝气蓬勃，相互间说笑谈心，而今天，他们却为了祖国、为了胜利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那一刻，我心如刀割，不由地回想起当年大家一起入朝作战时的场面。

1952年10月，我被分配到志愿军某部任见习侦察参谋。在赴朝鲜战场途经安东市时，我见到了自1942年分别已10个年头的父亲。他当时任安东市委组织部部长。他向我讲述了我从未听过的往事：1942年，父亲离家后奔赴东北鞍山、通化一带从事党的地下领导工作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，对敌斗争是很残酷的。当时，一个长期投靠日本的汉奸给当地党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。经过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，除掉了这个无恶不作的汉奸。为得到敌人更多真实的情报，以便展开有利的地下斗争，组织决定由父亲化名打入敌人内部当了“汉奸”。这时我才知道多年来为什么我与他不见面也不同姓的原因。父亲的真实身份一直到东北解放才得以公开。可他的姓氏直到1990年去世，才更改过来。

在安东与父亲短暂相见，他特别高兴。当我离开安东出国那天，父亲专程赶来为我和我的战友送行。

那些天，我看到了很多妻子送郎、父母送子、父子同行参军参战的动人场面。明明知道面对的可能是流血牺牲，但每一名军人还是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。

在战争的考验和洗礼中，这些可爱的年轻战士快速地成长成熟起来。我常常看到运输连的战士们背着弹药箱和物资，送往前沿阵地。这些可爱的战士也不过十八九岁，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军装，阵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我很佩服他们吃苦耐劳、勇往直前的精神。当他们途经我们坑道口时，我曾为他们送上一碗水，扶他们一把。任务不紧时，我也背起弹药箱送他们一程，以减轻他们的一点体力消耗。

战争是残酷的，也是无情的，伤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

一次，我奉命带领两名侦察兵到前沿阵地，再一次对敌人阵地火力配备进行侦察。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，通过敌炮封锁区时，正好一发炮弹落在我们仨的前方，我大喊一声：“卧倒！”话音刚落，炮弹就在我们身边响起。过后，我们仨满身尘土，耳朵嗡嗡作响。我们躲过了这次大难，但还是被炸弹炸伤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受伤，不过最感欣慰的是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伤愈归队，我马上为即将开始的大战紧张地忙碌起来，研究审定作战计划，绘制各种图表，制作作战文书等。这些工作必须认真细致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因为它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战友们的生命安危。

激烈的战斗打响了。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黑夜的长空，刹那间，榴弹炮和坦克炮齐发，像一条条火龙射向敌人阵地。经过几轮火力射击，敌人没有一点还手的机会。紧接着我步兵开始向敌主阵地轿岩山发起冲击。敌残余步兵在山上利用坚固的工事和有利地形阻击我军进攻部队。我军突击连反复与敌拼杀，这样你争我夺双方进行了拉锯战。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。我军突击部队伤亡较大，团长急令一营营长组织反击。接到命令后，营长带领一营突击连再次发起了猛烈的冲击。前边的战友倒下了，后边的战友又紧跟着冲上去，经过这样的连续战斗、反复冲击，我英勇顽强的步兵终于攻克了敌人主阵地轿岩山，赢得了胜利。亲眼目睹这一切，我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

胜利后，我们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，重新安葬牺牲战士的遗体。这项工作十分艰巨，战士们都是含着眼泪在工作，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可为了安葬好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，为了告慰烈士的英灵和他们的亲人，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

转眼间，60多年过去了，我愈发怀念那段在朝鲜战斗的岁月和那些留在异国他乡的战友。无数个不眠之夜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战斗、那一张张可爱可敬的年轻面孔又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辗转难眠、心潮激荡。作为历史的见证人，那段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是激励我努力前行的坚定力量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 第5024期

秋天的诗（水彩画） 褚雁作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再走一次巡逻线

■张新

告别陪伴的战车，离开军训的操场
拂去征衣的尘土，脱去浸汗的军装
摘下铸就荣光的军衔
告别生长青春的营房

河流山川，留下过战斗足迹
蓝天白云，见证过风采绽放
滔滔江水，诉说着无言忠诚
巍巍昆仑，镌刻着无限荣光

再吃一次香甜的大锅饭
再睡一次难忘的硬板床
再走一趟高原的巡逻线
让边关的明月照亮回乡路

听军歌在空中回荡
军号在耳边嘹亮
等待一声召唤
让我再一次为祖国出征

心中的小河

■刘威

乡情一缕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夕阳慢慢落下，红色的晚霞映照着靶场，映照着不远处涓涓流淌的小河。

一天训练下来，身上的军装已被汗水浸透。我多想像小时候一样跳进旁边的小河扎几个猛子，让清凉的河水洗掉身上的汗渍和泥垢。

我的家乡也有这样一条清澈的小河。入伍以后，家乡的小河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在梦里，我赤着小脚丫跟着妈妈去小河边洗衣服，我和小伙伴们在河畔嬉戏，小河陪伴着我一天天长大……

村里没有人能说出小河流淌了多少岁月，90多岁的邻居老爷爷告诉我：他就是喝着小河的水长大的。小河弯弯曲曲环绕村庄，上游连着黄河，下游奔向大海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爸爸应邀编纂区志。我悄悄翻阅爸爸整理的资料，在厚厚的纸堆里，碰巧看到家乡这条小河的历史。原来它已经有600多岁了，从明代开始就在村子边奔流不息。这条小河见证着我们村子发生过的动人故事：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，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疯狂扫荡，借助小河周围的复杂地形，掩护乡亲们转移；解放战争时期，乡亲们站在小河旁，目送村里20多名英雄儿郎，胸戴红花奔赴前方战场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新婚不到一年的奶奶在河边送别爷爷，看着他蹚过这条小河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……

我入伍的那一天，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我到小河桥头。当我即将跨过小河离开家乡时，爸爸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：“离开爸妈，你才能长大。在部队这个大熔炉，好好锤炼自己，为爸妈争气！为家乡争光！”

尽管入伍之前已经做好吃苦的准备，但初到军营的我，还是被部队高强度的训练、严格的纪律、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训练场的旁边也有一条小河，河水每天伴着军歌欢快地流淌。业余时间，我喜欢徜徉在小河边，看如镜的水面映出天上的流云，让清澈的河水洗去军衣上的征尘，听哗啦啦的河水吟唱古老的歌谣。这条小河仿佛从故乡蜿蜒而来，带着家乡土地的芬芳流进我的心中，抚慰着我浓浓的思念。

秋去春来，我从一名青涩的新兵变成了一名带兵人，我也常常陪着刚入伍的战友坐在小河边，跟他们讲述我的故事。有一年，我们外出驻训，圆满完成任务后，回到了营区。当那条小河映入我的眼帘时，我突然发现它是那么清澈、那么美丽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它似乎与家乡的小河一样，成为我心中温暖的牵系。

我在小河边站岗执勤，每每看到小河中倒映的那一轮圆月，我的心中便升起一丝幸福的满足，我知道此刻，我家乡的那条小河也在安宁快乐地流淌……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4时05分 印完5时25分